

黑暗中，总有一双眼睛在看着你

犯罪 痕迹师

黑眼圈

原名
《谋杀禁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痕迹犯罪 师

黑
眼
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犯罪痕迹师 / 黑眼圈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7. 11 (2018. 4重印)
ISBN 978-7-5057-4225-3

I. ①犯… II. ①黑…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48706号

书名	犯罪痕迹师
作者	黑眼圈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700×980毫米 16开 16.5印张 392千字
版次	2018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4月第2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4225-3
定价	42.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目录 —

CONTENTS



001	第001章	“鬼”叫餐
005	第002章	犯罪嫌疑人?
009	第003章	偷入现场
014	第004章	血手印, 鬼脸
018	第005章	你撞邪了
023	第006章	云清, 老太
028	第007章	不在场证明
033	第008章	神奇的道观
038	第009章	诡异的冥币
042	第010章	再发命案
047	第011章	又是冥币
052	第012章	一截水管
056	第013章	是凶手还是陷害
060	第014章	痛恨妹妹的哥哥
064	第015章	面带凶相?
068	第016章	不老的玄一

止步门内的声音	第017章	072
仙逝?	第018章	076
兽血? 自然死亡	第019章	080
认罪	第020章	084
他也不是凶手	第021章	089
十分钟	第022章	094
声色场所	第023章	098
迷晕? 离港	第024章	102
女教师, 不干净	第025章	107
小眉, 眼睛	第026章	112
没有这个人	第027章	117
聚阴的院子	第028章	121
捉“鬼”	第029章	125
鬼女孩	第030章	129
见过我? 带在身边	第031章	134
进展	第032章	139
间接串供	第033章	144
开个锁我看看	第034章	149
改变策略, 老九背叛	第035章	154
乡下, 不可能!	第036章	158

162	第037章	不吠的狗，手印的端倪
167	第038章	尸僵，抽血
172	第039章	心慌的凶手
177	第040章	三天必破此案
182	第041章	插曲，我要走了
187	第042章	工具痕迹
192	第043章	交叉名单
197	第044章	重返三松观
202	第045章	路段
207	第046章	凶手是他
212	第047章	你涉嫌谋杀
216	第048章	定罪的证据
221	第049章	魔术师的表演
226	第050章	手法和道具
230	第051章	生和死的进食
234	第052章	电吹风
239	第053章	吸力
243	第054章	结案，刚开始？
247	第055章	玄一和老道长
251	第056章	匿名信又现

“鬼”叫餐

我叫方涵，曾经在京市某著名公安警校学过几年侦查学，专攻痕迹学。后来被人陷害，因为一些莫须有的原因被开除了学籍。我至今还记得，陷害我的人目送我离开警校时得意的表情。

雪上加霜的是，再后来，我的警校生女朋友，和陷害我的人在一起了。

从那之后，我换了联系方式，在社会上混迹多年，认识了不少人，很多都是一般观念里的恶人。这些年的遭遇，我不敢去回想，只是我却终日被梦魇困扰着。

我要讲的故事，从一个非常普通的餐厅开始。

那时，我已经离开警校多年，我派了四个人到港区帮我绑一个人回来。

这个人，和我爸一起蹲过监狱，我爸死后，我一直在找他，数年来一直没有消息。这一次，我终于在港区发现了他的踪迹。

令我没想到的是，我派去找人的四个兄弟，到港区没多久便音讯全无。整整一个星期之后，四人中的老九才直接找上门来，带来了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

他告诉我，兄弟几个都死了。

我惊讶地问：“怎么死的？”他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就吐出两个字来：“中邪。”

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老九低着头，连声音都阴冷了许多。

还没来得及多问，老九转身跑了，我没能留住他。我派人四处找他，但没找

到。两天之后，我接到通知，以案件相关人员的身份赴港协助调查，我这才详细地了解了事情的整个过程。

四天之前，港区警方发现了四具男尸，死者包括两天前给我报信的老九。他们都死在了在一栋老式公寓里。一开始我并不相信，因为老九两天前还和我见过面，但看到尸体之后，我确信了。

因正值冬天，尸体腐化的程度并不是很厉害，身上的尸斑分布严重，那是尸斑进入浸润期之后才会呈现的形态，考虑低温对尸斑形成的影响，他们的死亡时间应在一周之前。警方没有告诉我他们的死因，但是我一看尸斑的颜色，就大致推测出来了。

这几具尸体上的尸斑，全部呈现鲜红色。一般而言，尸斑呈暗紫红色，而在一氧化碳中毒的情况下，碳氧血红蛋白将呈鲜红色，并通过尸斑表现出来。老九等几人，应该是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

尸体上没有任何伤口，没有出血，但是后来听说，案发现场的墙上发现了很多密密麻麻的血手印，血液是死者的，指纹也是死者的。

报警的是一家餐厅的老板，他给警方提供的信息令人不寒而栗。

一周之前，这家餐厅陆续接到了同一个号码打来的订餐电话。一开始是餐厅的配送员去给订餐的人送餐，但是送餐的时候，主人并没有把门全部打开，而是开一条缝，把钞票从门缝里递出来，再把外卖拿回去，之后门就关上了。

当天晚上，老板在清点钞票的时候发现了一张冥币。

老板怒斥伙计，问是谁搞的恶作剧，但无人承认。老板心肠不坏，想着就这样算了。可是，第二天晚上，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老板又在钞票里发现了冥币。

问起原因，终于有伙计说起给那家人送餐时，主人只开一道门缝的诡异反应。

第三天，餐厅照旧接到了订餐电话，老板决定亲自送餐。老板到了那栋老式公寓之后，门果然只打开了一个缝，一只瘦巴巴的手从门缝里伸了出来，手上还夹着一张钞票。

楼道很阴森，看到瘦巴巴的手，老板有些害怕了。接过钞票，递过食物，老板反复确认钞票没问题之后，赶紧离开了那个地方。但是，让人头皮发麻的事情再次发生了。那天晚上，老板在清点钞票的时候，又发现了一张冥币。

老板又惊又怕，报了警。警方很快就赶到那栋老式公寓，撞开门之后，警方在出租公寓里的麻将桌上发现了四具尸体。法医对四具尸体进行了解剖，鉴定发现，尸体的死亡时间和我推测的一样，已经一周了。

法医在四具尸体的肚子里，发现了很多没有被消化的食物，有米饭、有面条。而这些食物的残留物，竟然都是那三天餐厅送出去的食物。人死后，消化系统的功能也会迅速停止，港区法医根据食物消化分解的程度，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食物没有被消化，说明这是死者在死后摄入食道和胃里的。

一时之间，警方和知情者全被震惊了，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鬼叫餐的传闻，在港区闹得沸沸扬扬。

还有一些事情，港区的警方一时之间也没有对外公开。据说，在法医鉴定得出死者已经死了的那几天，隔壁邻居总会在半夜的时候听到有人打麻将的声音。而居住在公寓对面的人，还在夜里看到四道黑影映在窗户上，看那动作，就是在打麻将。

甚至于，警方在餐厅老板收到的冥币上发现了死者的指纹。餐厅已经暂时关门了，有算命先生说死人用的钱和活人的不一样，所以收到的钞票才会变成冥币。那个时候的人不比现在，都很迷信，这让餐厅上下吓破了胆，所有人都烧香拜佛，祈求平安。

这四个人，是我派到港区来的，港区的警方确认死者的身份之后，立刻通过京市的警方把我叫到了港区。和我随行的，是一名二十多岁的警察，叫陈凡。

到港区的那天，我在立案警局里坐了整整一天，除了见老九等四个人的尸体，还接受了港区警方的讯问。

我并没有把前两天看到老九的事情告诉警方，我派他们去找人，他们却死了。这件事，很可能和我要找的人有关系，出于各方面的考虑，我隐瞒了下来。

我早就想好了托词，说这四个人是我拜托来港区购物的。警方没问出什么，暂时让我离开警局，但得随时配合调查。

负责看守我的，是和我随行的陈凡。陈凡是支队的办事员，混得一般，还很年轻，没接触过大案，在此之前，我并不认识他。当天晚上，我和陈凡就住在立案警局附近的招待所里。

陈凡很负责，他没有合法理由限制我的自由，我出去走动时，他把我的身份证和钱包都扣下了。

我跑出宾馆，确定陈凡没有跟上来，才给罗峰打了个电话。罗峰是我的好兄弟，我是离开警校之后和他相识的。他是港区一个帮会的话事人，在港区一带吃得开。近几年他在京市开了公司，京市警方关注他很久了，但是因为缺乏证据，一直拿他没有办法。

我给罗峰打电话的时候，罗峰正在粤市办事，粤市离港区很近。

听说老九四个人死了，罗峰火气冲天，说要派人解决，声音大到手提电话的听筒都呲了一声。电话里说不清楚，我让罗峰尽快到港区来，顺便多带几个兄弟。

挂断电话之后，我确认了一下方位，去了涉案的那家餐厅。

餐厅就在港区北，离立案警局不是很远，叫朝阳记。餐厅的位置并不偏，时间还不是很晚，但是餐厅正门的行人却寥寥无几。行人每当要经过朝阳记时，都会故意绕着走，甚至爬人行护栏。

我像个异类一样，走近了朝阳记。和传闻中一样，朝阳记暂停了营业，大门之上，到处都贴着黄色的符咒。

我听到有奇怪的声音，所以绕到了朝阳记的后门。果然，奇怪的声响，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

犯罪嫌疑人？

朝阳记后门，搭起了一个小木台，上面放着很多白色的蜡烛。木台的四周围着很多人，其中有一个人，道士模样打扮，走近一看，我才发现是个道姑。她一手拿着桃木剑，一手拿着黄色的符咒。

道姑低着头，手里不停地挥舞着桃木剑，嘴里还在念叨着什么。而她周围的人，却一言不发，生怕打扰了这个道姑似的。传言不假，这些人，应该都是朝阳记的伙计，而那个道姑，就是朝阳记请来的大师。

原以为只是坑蒙拐骗，但很快，我发现这个道姑不简单。她的面前，站着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道姑在他的脸上一点，那个人就吓得尖叫了起来。

很多人都跟着尖叫了起来，道姑面无表情地问：“你看到了什么？”

那个男人惊慌地说，他看到了很多身影，每一道身影都满脸是血。男人说话的时候，木台上的蜡烛全部熄灭了，可这个时候，并没有起风。众人吓得想跑，但是那个道姑却让大家都不要惊慌。

随后，道姑又神神道道地念了起来，她把手里的符咒贴到了那个胖男人的脸上。没过几秒，那个男人竟然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道姑一阵摆弄之后告诉众人，朝阳记的危机已经渡过了。

这群人，竟然一反常态，鼓起了掌来。这时，道姑发现了站在不远处的我，她慢慢地朝我走了过来。她戴着道人的帽子，走到我面前之后，上下打量了起来。很

快，她告诉我，我被恶鬼缠身了。

她长得还算清秀，我装作害怕的样子问：“可有破解之法？”

她点了点头说：“有，离开港区，回你来的地方去。”

我有些惊讶，和罗峰接触久了，我的港区话说得很地道，我有些好奇这个道姑是怎么一眼看出我不是港区人的。我越发觉得不对劲，朝道姑的身后扫了一眼，那些人已经慢慢围了上来。

我继续假装为难：“可是，我来港区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道姑还没有开口，那些人就说话了。他们一个个都劝我听大师的，赶紧离开这里，免得被恶鬼缠身。他们还说，自从鬼叫餐的案子发生之后，朝阳记的老板每天晚上都会听到女人的笑声，还经常看见满脸是血的女人。

说着，那些人指着地上躺着的那个男人。原来，那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就是朝阳记的老板，他还没有醒过来，没有人敢碰他。

那些人继续告诉我，自从他们请了这个道姑之后，朝阳记老板的情况好了很多。

我试探性地问了一句：“真的有鬼？”还故意说，自己以前从来都不信鬼神。果然，我的说法激怒了这些伙计，在他们眼里，道姑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而且神通广大。

“建筑的东北方或西南方为五鬼方，若主人家的大门或后门正好朝向这个方位，则形成五鬼线，或叫五鬼门，易招阴邪与怪异之事。”道姑倒也不生气，神神道道地解释了一大堆。

朝阳记的前门朝东北方，后门朝西北方，道姑说正因如此，朝阳记的老板才会遇上怪事。

这个时候，躺在地上的老板终于醒过来了。看他迷迷糊糊的样子，不像是和道姑串通演戏的。老板当众给了道姑一些钱，而道姑也没有推托，非常爽快地接受了。

老板心有余悸地问道姑：“大师，是不是真的都解决了？”

道姑点点头说：“下次遇到鬼，记得找我。”

这让我有些哭笑不得，老板则吓破了胆。道姑没有搭理老板，背上布包，整

理了下东西就走了。走之前，道姑又经过我的身边，她的一句话，让我下定决心跟踪她。

她说：“如果我没有看错，你在前几天，应该撞邪了。”我立刻想到了给我报信的老九。道姑走了很远之后，我才跟上去。

朝阳记的老板好像也有问题，我准备第二天再来问问情况。

道姑走的速度很快，我一路尾随，足足跟着她走了半个小时。她到了偏僻地方的一间破木屋。道姑进了木屋，我在外面等了一会儿，见她迟迟没有出来的迹象，就悄悄靠了上去。

透过木窗，我看到她正在烧香。她背对着我，点燃香之后，走到一张桌子前，拜了几拜。终于，她出来了，我躲在一边，没有被她发现。她走后，我又立刻进了小木屋。

木屋里弥漫着香的味道，白色的蜡烛也没有熄灭。木桌上，摆放着四个牌位，当我看清牌位上刻着的名字时，惊得立刻转身追了出去。那四个牌位上刻的名字，正是鬼叫餐案中死的那四个人。

可是，我没能再跟上道姑。

这个道姑，实在太可疑了，在这样的案件中，警方本应该将她列为犯罪嫌疑人的。道姑在朝阳记做法事已经好几天了，可是，港区的警方却迟迟没有行动。

找不到人，我只能回去。到宾馆的时候，陈凡已经在打鼾了。

他被我吵醒了，抬手看了看手表，问我怎么去了这么久。

我把刚刚朝阳记发生的事情告诉了陈凡。可是陈凡却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说这是港区警方管辖的案子，让我配合调查，不要惹事。

之后，我们匆匆睡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罗峰带着人赶到了。看清来人的时候，陈凡很紧张，他毕竟还是一个小警察。京市的警方一直在关注罗峰，陈凡不可能不知道罗峰这个人。

罗峰带了十几个兄弟，那些人都齐刷刷地站在外面，嘴里叼着烟，狭窄的宾馆通道被他们堵了个水泄不通。

罗峰大大咧咧地拉着我往外走，陈凡一开始还想阻拦，但被罗峰瞪了一眼后，他只让我不要走远。

罗峰把我拉到外面，着急地问我：“你小子，有你的地方准出事，这次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要找的人，在港区有了踪迹。”我回答。

罗峰被惊到了：“是他？”

我点点头：“我派来找他的四个人，死得都很离奇。我在想，会不会和我要找的那个人有关系。”

罗峰明白我的意思，说道：“既然和他有关系，这件事，我们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我把鬼叫餐案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罗峰，罗峰和我一样，并不信鬼神。但听了鬼叫餐的来龙去脉，他的脸色也变得有些难看了，特别是听说老九在死了之后还来向我报信。

罗峰没想明白是怎么回事，问我需要他做什么。

“港区有你的人，我的行动会方便很多。但是，有些事情还需要警方配合。”我说。我和港区的警方不熟，想要获得一些消息，只能通过京市来的陈凡了。所以，我们决定先搞定陈凡。

罗峰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别担心，有你插手，案子不可能破不掉。”

很快，我们回到了宾馆的房间。罗峰的人一直齐刷刷地站在门口，陈凡有些坐立不安。罗峰一进门就指着我对陈凡说：“方涵和死的那几个人，都是我的弟兄，我一定要找到凶手。如果查不出来，你也别想离开港区。”

“我是警察，当然想查清。”陈凡和罗峰说话还是有些紧张，“可是，这案子，我管不到。”

“你先带方涵看看卷宗。”罗峰说。

在罗峰的一再要求下，陈凡只得答应。京市的警察都硬得很，能屈能伸的警察反而更聪明，我并没有小看这个年轻警察。

陈凡以京市警察的身份，用了各种办法，港区警局才同意让他查阅相关的卷宗。拿到卷宗之后，我立刻开始阅读，很快，我发现了不对劲。

偷入现场

警方从案发现场提取回来的物件并不多，其中有一个火炉，火炉里有很多没有烧完的煤炭。

港区的冬天，对于南方人来说还是很冷的，出租房里通常会提供火炉和煤炭，供住客取暖。老九几个人是一氧化碳中毒死的，现场会引发一氧化碳中毒的，只有这个火炉。警方也初步把死因归结到这个火炉上。

警方对这个案子，目前还没有任何进展。老式的公寓，没有监控摄像头，警方派了不少人去走访，但没有人看到过可疑的人。

看了好一会儿卷宗，罗峰见我没有说话，问我看出什么来没有。我重点看了法医的尸检报告，这一看，又是好几分钟的时间。罗峰是个急性子，他又追问我那些食物是不是真的是死后吃的。

我摇了摇头：“人死之后，不可能吃东西。”

人一死，停止的不只是消化系统，食道的蠕动也会立刻停止，而没有了食道的蠕动，食物是不可能被送到胃里去的，就是强灌也不可能。我立刻做出了判断：“只是某种障眼法而已，这些食物，绝对是老九他们生前吃进去的。”

陈凡有些吃惊：“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懂这么多？”

我没有回答他，继续分析。法医所做的结论，也充满了矛盾，法医都知道，人死后不可能摄食，他们会做出食物是死后摄入的结论，完全是因为那些食物基本没

有被消化。

关于死亡时间的鉴定，传统的方法是根据尸斑、尸僵或者尸温等判断，但是误差太大。这些年的刑事科学技术虽有发展，但根据各种先进手段，并没有办法给出非常精确的死亡时间。法医们反反复复通过各方面论证，最终推定死亡时间为发现尸体一周前。

法医给出的尸检报告中，声称在死者的气管内，也发现了部分食物的残留。这让我更加确定，食物是在四人生前吞下去的。如果说真的是鬼吃食物，却把食物呛进气管，真让人啼笑皆非。

至于死者体内的食物为什么没有被消化，很可能是死者在介于生和死之间的時候吃下去的。

但我还是不敢确定，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过程比较长，他们四个人，不可能没有一个人发现空气异常。他们没有逃出来，一定是因为逃不掉。

人在死前，哪里会有心思吃东西，而且还一口气吃那么多？老九几个人的身手都还不错，他们身上没有出血，也没有挣扎打斗的痕迹，就算是在中毒的情况下，想要强行灌食而不留挣扎痕迹，也比较困难。

一次又一次地推理，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

案件有四个大疑点：

第一个疑点，是老九几个人吃进去的食物。

第二个疑点，是老九的死亡时间。

第三个疑点，是老板发现带有死者指纹的冥币。

第四个疑点，是案发现场的血手印，还有附近居民的口供。

我迅速记住了卷宗上的重要信息，离开了警局。陈凡以为我会跟他回宾馆，没想到，我做了一个让他为难的决定：今天夜里，偷入犯罪现场。

犯罪现场还被警方封锁着，查卷宗已经很困难，警方是不可能让我们去那里的，我们只能偷偷去。陈凡不情愿，但是在罗峰的威胁下，陈凡只得同意了。趁着天还没黑，我们三个人去了朝阳记，出乎意料的是，朝阳记已经营业了。

我立刻想起了昨天晚上的那个道姑，大家都对她深信不疑，她说朝阳记的危机已经过去，他们自然相信。但是，偌大的茶餐厅，除了闲坐的伙计和老板，一个人

都没有。我们三个人进了茶餐厅，伙计和老板非常高兴，还热情地把我们迎到座位上坐下了。

我们象征性地点了一些吃的，很快，有伙计认出了我。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听闻道姑说我恶鬼缠身，他们不愿意招待我。罗峰正要发火，我阻止了他，并朝陈凡使了个眼色。他不情愿地掏出警员证件。虽然两个地区的证件不一样，但是这些人又哪里懂得这么多。

老板以为我们都是警察，只好亲自来招待我们。老板满脸肥肉，但是脸色却是憔悴发白。我先问了老板关于道姑的事情。老板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说是可以联系上道姑，我记下电话号码之后，继续询问。

老板说，之前的传闻都是真的。

他确认自己收到的钱变成了冥币，一共三次。那些冥币，已经被警方作为证物拿回警局了。老板战战兢兢地跟我说了一遍案发的情况，他所说的，和我已经知道的，没有太大的出入。

出事之后，警方来了很多次，但这两天，警方不怎么来了。

好像是为了尽快赶我们走，老板还把另外一个伙计也叫来了。那个伙计，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给那栋公寓送餐的人，老板是第三次去的。那个伙计说的和老板说的一模一样。钱绝对不会平白无故地变成冥币，一定是有人在暗中搞鬼。

最有嫌疑的，就是朝阳记里的老板和伙计。但是，他们表现出来的恐惧，却不像是装出来的，口供也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朝阳记里问了一圈，我们没有找到可疑的人。后来，我又把问题扯到了道姑的身上。

老板说，鬼叫餐案发生之后，他经常看到脏东西。有一天，道姑自己找上了门，说可以替朝阳记消灾。老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那个道姑做了场法事。当天晚上，老板果然睡了一个好觉。

连续几天，道姑都在朝阳记里做法事。

没有再问出更多有价值的线索，我们退出了朝阳记。

出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给那个道姑打电话。

电话立刻就接通了，道姑还听出了我的声音，她笑着问我：“是不是遇到奇怪事了？”